

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

韓國禪教史（下）

南開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 主編



第四編 禪教衰頹之時代

概 說

朝鮮太祖雖繼前代遺習修佛事，至太宗而斷，行大排佛，由是在政治上采用前朝末期勃興之儒教。世宗亦仿太宗減殺宗旨，壓迫教勢，而禪、教二者俱衰。雖世祖再興佛事，亦一時現象，而不能永續。加之燕山之狂暴，至變佛寺爲妓院。宣祖之代，日本軍侵入，休靜起赴國難，雖加貽美名于後世，亦不能因而救佛家之廢頹。休靜門下其人不少，而教、禪混合，禪、淨雜修，純乎舉楊宗風者無之。休靜之同門善修，休靜之上彥機，皆以禪知。善修之高弟覺性盡瘁國事不讓于靜，爲李朝緇流之雙壁。休靜之嫡孫義諶，以頓悟爲心，門人數百，稱海東教學之中興。然處排佛之大勢，亦不能如何。正祖時，最訥、有一博學鴻詞，于心性論蘭菊競美，惜哉，不努力于宗統之復古。純祖以後，李朝之衰運日以加甚，禪、教二宗亦不能振。哲宗之代，亘璣著書等身，大唱一流之禪，著《禪文手鏡》。意恂非之，作《四辨漫語》。洪基亦撰《禪門證正錄》，駁亘璣之說。李太王之代，亘璣之法孫有炯，稱佛門三杰之一。炯著《禪源溯流》，破《回辨漫語》及《禪門正證錄》。徐震河亦作《再證錄》，駁亘璣等之說。論議愈多，愈失禪道之大旨。從朝鮮太祖元年壬申，公元一三九二年，後龜山天皇元中九年，至李王隆熙四年庚戌，公元一九一〇年，明治四十三年，日韓合并，大約五百十九年，是名禪教衰頹之代。

第一章 李朝初期之禪教

朝鮮太祖雖不但尊信無學自超，繼承前代之遺習，修佛事。至定宗興五部學堂。太宗繼之，斷行崇儒排佛，限制寺刹，廢弃佛事，于是禪、教二者俱趨衰頹之運。

第一節 太祖之創業 朝鮮太祖(自明洪武二十五年，後龜山天皇元中九年，公元1392年，至同三十一年，同後小松天皇應永五年，同公元1398年)，姓李氏，諱旦，初名成桂，永興(咸鏡南道)人。天資剛敏，仕于高麗恭愍王(自公元1352年，至同公元1374年)，伐倭寇博奇勝，又與元將納哈出戰有功。及高麗恭讓王(自公元1390年，至同公元1391年)之代，爲王所信賴，威望壓中外。時鄭夢周爲相重義，鼓舞士氣，欲保全王家，太祖便殺夢周，放恭讓王于原忻(江原道)而自立，是明太祖帝洪武二十五年(公元1392年，後龜山天皇元中元年)也。以明太宗帝永樂六年(公元1408年)薨，壽七十四。

太祖即位二年，欲定都，召無學自超，待以師禮，于是令相地。無學至漢陽曰：“可以仁王山爲鎮，以白岳與南山爲左右龍虎。”太祖乃決意以明洪武二十九年(王五年，後小松天皇應永三年)築都城，遷鼎于此，是即今京城府也。

第二節 無學自超之行實 太祖深信任之禪匠自超。案超弟子祖琳所撰行狀，自超，號無學，其居曰溪月軒。以元泰定四年(高麗忠肅王十四年)生，年十八懷出世之志，就慧鑒國師(松廣寺萬恒)之上足小止菴髮，至龍門山(京畿道砥平)問法于法藏，藏命居浮圖庵。元順帝至





正六年冬，因閱《楞嚴》有所悟，由是忘寢食參究。十二年，住妙香山（平安北道）金剛窟，功益進。十三年（高麗恭愍王十二年）秋，挺身入燕都，參西天之指空。禮拜起曰：“三千八百里，親見和尚面目。”空曰：“高麗人都殺了。”十四年正月，到法泉寺謁懶翁慧勤，游霧靈，經五台，再于西山靈岩寺見慧勤，留數載。一日，階上生次，勤問：“昔趙州與首座看石橋，問：‘是什麼人造？’首座答曰：‘李膺造。’州曰：‘向甚麼處先下手？’首座無對。今人問：‘爾如何祇對？’”超以兩手握階石示之。其夜入室，勤曰：“今日乃知吾不汝欺也。”又曰：“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，爾與我一家矣。”至正十六年（高麗恭愍王五年）夏東還，慧勤亦受指定之三山兩水之記而還，住天聖山元曉庵。十九年夏，超往見勤，勤授以拂子。洪武四年，恭愍王封勤爲王師，令住松廣寺，勤以衣鉢付超。洪武二十五年五月，恭讓王欲封超爲王師，辭不應。同年七月，朝鮮太祖即位于松京（開城），十一月封超爲王師。二十六年，太祖欲相土建都，幸鷄龍山（忠清南道），超扈從之視地，卜漢陽定都，王命居檜岩寺。洪武三十一年，辭入金剛山真佛庵。明成祖帝永樂三年（太宗王五年，公元1405年）春微疾，四月移金藏庵，九月十一日寂，壽七十九。超之病革也，僧問：“四大各離向甚處去？”師云：“不知。”又問，師厲聲云：“不知。”又僧問：“和尚病中還有不病者也無？”師以手指傍僧。僧問：“色身是地、水、火、風，總歸磨滅，那個是真法身？”師以兩臂相拄云：“這個是一個。”答已，寂然而逝。嘗撰《印定吟》，李穡作跋。據卞季良撰《檜岩寺妙嚴尊者塔碑》，自超之封爲王師也，升座指香祝釐已，豎起拂子示大眾曰：



這個是三世諸佛說不到，歷代祖師傳不得底，大衆還會麼？若以心思口舌計較說話者，何有吾宗？一日，告太祖曰：

儒曰仁，經曰慈，其用一也。保民如赤子，乃可爲民父母，以至仁大慈莅邦國，自然聖壽無疆，金枝永茂，社稷康寧矣。今當開國之初，陷于刑法者非一，願殿下視同仁，悉皆宥之，俾諸臣民共臻仁壽之域，此我國家無疆之福也。

太祖聞而嘉之，即宥中外之罪囚，李文靖以詩贈超有“聖主龍飛天，王師佛出世”之句。（《朝鮮金石總覽》下，第1281頁，《東文選》一百二十一，第295—299頁）

應允之《論無學事迹說》曰：

卞公季良撰無學碑，其俗本姓名則不錄，故謬襲滋多。有山人提修修《隱身事迹記》曰，無學，姓廉名姓，生母業婢，三歧古縣人。又曰未見實錄，但以途聽爲記。僧志悅所得《無學秘記》則姓成，名士謙，麗朝敬讓尉益齋庶子。余又見一錄無學姓朴，贈輔國崇祿大夫兵曹判書，諱致仁之子，三嘉浮屠寺有無學塔，縣人諺傳文姓家婢妻子云云。

又德裕山（安陰）《尋真洞記》云：

洞以尋真名，境之真乎，人之真乎。國初無學祖師隱居于此，而今絕頂有隱身庵。自隱身東望不數里，有太祖庵古墟云云。

第三節 太祖之信仰 太祖之信佛教，見地不甚高，與幻庵混修協力造大藏，以安于瑞雲寺，但不過願有爲之功德而已。以無學爲王師，而非受其禪旨，但令其相土而已。又重創演福寺塔，重營伽耶山海印寺古塔，與群臣發願安大



藏于塔中，亦不過祈福國利民而已，故《願成大藏御製文》云：

蓋聞經、律、論，通名大藏。佛教雖有方便萬殊，要之指歸，則不過乎戒、定、慧三學而已。原其三學，祇在乎一心，然則心與大藏，三一俱圓矣。况佛教妙理，通三際，五十方，其功德豈易量哉。寡人蒙天地之祐，祖宗之德，獲膺推戴以即寶位，惟念否德，不克負荷，尚賴佛教方便之力，庶可以福先世而利群生也。肆于即位之初，重營古塔，莊嚴畢備，仍與群臣，願成大藏，以安于塔。冀因密護，法雲廣布，群物咸蘇，福國利民，兵韜世治，萬世永賴，此寡人之願也。

朝鮮國李旦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七月日跋。

(《朝鮮佛教通史》上編，第348頁)

王即位之三年，發願為高麗王氏宗族金書《法華經》三部，以資其冥福。同年，以天台宗僧祖丘為國師。六年，神德王后康氏歿，于其塋域建興天寺為修禪之本社，以資追福。同年，命大禪師德惠志祥等，設水陸社于三角山津寬寺（京畿道高楊郡）。七年，大藏經版從江華禪源寺移于支天寺。如定宗元年，為沙門雲岳重建五台山獅子庵為願刹，無非皆為繼承前期之遺習者也。

第四節 太祖讓位與無學之關係 太祖以明惠帝建文元年（公元1399年）讓位于第二子芳果，是為第二主定宗王。王于京域內設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之五部學堂而獎勵儒學，是為李朝崇儒政策之始。王在位二年，傳位于太祖之第五子芳遠，是即第三主太宗王（自明建文三年，後小松天皇應永八年，公元1401年，至明永樂十六年，稱光天皇應永二十五年，公元1418年）也。王之得位，似與無學白超有關。



據《五山說林》，太祖讓位後，憎太宗甚，遂出都走咸興，雖太宗遣中使問安，而不能達其情。乃請于無學，無學至咸興謁太祖，太祖怒曰：“汝爲誰游說耶？”無學笑曰：“殿下何不諒，貧道與殿下相識幾年，今特爲慰殿下而來耳。”太祖顏色稍和，留與宿。無學語未曾言太祖之短，如此省數十日，一日夜半說太祖曰：“太宗誠有罪，然若弃絕此人，殿下大業將誰托哉？與其與他人不如與之血脉。”太祖頗然其言，遂有回駕之意，無學乃勸速還都。（《青野漫輯》卷一，第69—70頁）

《逐睡篇》云，太祖之從咸興還也，太宗出郊外親迎，盛設帳幙。河侖等曰：“太上王之怒未盡釋不可信，凡事不可不慮，遮日之高柱宜用大木。”太宗允之，以十圍大木爲高柱。及兩宮相會，太宗冕服進見，太祖望見之，現怒色，以所御之強弓射之，太宗倉皇隱于高柱，矢中其柱，太祖笑馳怒曰：“天也。”乃以國寶投太宗曰：“爾所欲者，此也，今可持去。”太宗揮泪三辭受之，遂開宴。太宗將奉爵上壽，河侖密白曰：“大王宜詣樽所執爵而獻，壽時不可親獻，宜授中官以獻。”太宗又如其言，中官進爵，太祖飲終而笑，袖中出鐵如意，置之座側曰：“莫非天耶？”（《青野漫輯》卷一。第70頁）

第五節 太祖之佛事 太宗深信儒教，惡佛教之弊。其元年，罷夢中之誦咒僧，而太祖猶事佛以獲冥助之意不斷，故同年捨德安殿爲教宗之首刹興德寺，欲以永國祚。權近記云：

建文三年夏，太上王（太祖）命相地于潜龍舊邸之東，別構新殿。秋功告訖，乃命臣近若曰：

“高麗太祖，統一三韓，以其私第爲廣明、奉先



二寺，圖利國也。予以否德，代有邦家，仰惟前代時，若將以此殿，捨作精藍，永作世世圖福之所，思以上福先世，下利群生，宗社永固，垂統無疆。”故于正殿，揭釋迦出山之影。又于北楣爲度，其上中安密教大藏一部，東置新造大字《楞嚴》板本、西藏新雕水陸儀文板本。（《朝鮮佛教通史》上編，第374頁）

同年，太祖又親臨雪峰山釋王寺，蓋釋王寺與太祖有緣。《芝峰類說》并《藥泉集》云：

釋王寺在安邊劍峰山，世傳僧無學居此山土窟中。我太祖潛龍時，訪而問之曰：“夢入破屋中，負三椽而出，此何祥也？”無學賀曰：“負三椽者王字也。”又問：“夢花落鏡墜，此則何祥？”無學即曰：“花飛終有實，鏡落豈無聲？”太祖大喜，即其地創是寺，仍以釋王名之。舊有太祖真筆，而失于兵火，祇刻板存焉，僧休靜作《山水記》備其事。（《芝峰類說》卷十九，宮室部）。

就釋王寺與太祖之關係。釋王寺新舊碑文云：

太祖（李成桂）于洪武十年夏，次清州（北青）時，聞海陽（吉州）香積寺大藏一部及佛像法器毀于兵火，補其所失若干卷，全安于釋王寺，永爲壽君福國之資云云。

以上之文百五十八字，稱爲太祖親筆，肅宗王不疑之；親書云：

鶴城雪峰山釋王寺即我太祖潛邸時所建，吉夢休徵，莫非天啓景運之祥云云。

歲戊子（三十四年）夏四月燈夕自署



英宗、正宗二王亦反復同一之事。所謂太祖吉夢，乃傳王夢入破屋中負出三椽，時無學住土窟中，爲王判夢乃王字，爲他日王天下之兆，故乃太祖即位建釋王寺。即正宗王之語所云，太祖夢興王之徵，而就神僧無學于土窟中，占釋其必故龍飛之際建寺于土窟舊址，名釋王云云。然釋王寺既存于洪武十年，《釋王寺記》亦有洪武十九年丙寅，太祖獎無學作五百應真石像，設羅漢齋以祈福，則太祖即位以前，釋王寺之儼存可知，然則王似止于重修釋王寺之古刹，釋王之名亦疑其非出于王之夢。

釋王寺藏西山休靜真筆之寺記，劈頭有道詵傳，詵入唐受學于一行，行于三韓地圖上附三千八百點，示可建塔于此云云。次在《釋王寺記》言及太祖之夢，其終云：“余今日適過此，不忍泯迹，拔筆略記釋王寺之始終爾，著雍（戊）錦棚月下澣，清虛子時年七十九，思古染翰聰減手戰，可被後人笑也。”西山之七十九歲相當萬曆二十六年（宣祖王）戊戌。末存下之記事。

春日大王（李太祖）與王師（無學）對坐壽昌宮松軒，王戲謔約門劣。師請曰：“大王先立言。”王曰：“我見老師如猪也。”師曰：“我見大王如佛也。”王曰：“師何不門劣也。”師曰：“以龍眼觀之則龍也，以佛眼觀之則佛也。”于是王與師共抵掌大笑曰：“美哉，魚水之一堂也，可謂天然，天然。”

以上文中龍眼、龍也之二龍字，西山作猪字，後人削改爲龍，痕迹昭然。涵月海源跋文亦指摘之。

要之太祖之佛事，一不過爲鎮護國家之祈禱，則亡靈之追福耳，至佛教之真精神，實未夢見。而當時僧徒，亦



似甘于麗末之陋習，然如興天寺之主僧尚聰，白王言：“禪是佛心，教是佛語，其所以壽君、福國，安民則一，自云弘揚正法以盡祝釐之職。祖師真覺有言，禪遣延國祚，智論鎮鄰兵，夫豈微而欺我哉。”不知福國利民之法會高麗諸王最盛行之，而却爲國家衰亡之一因也。

第六節 太宗之限制寺刹與宗派之減少 第三主太宗持崇儒排佛之方針。其即位也，幸大學祭先聖，命世子就學以爲常例。二年，書云觀上書曰：“高麗太祖統三之初，置寺安佛而給田民，後之君臣益信，創大伽藍，各稱願堂而施田民。由是五百年間，京外寺社不勝其記，于是禪、教各宗爭執有田民寺，肥馬輕裘，甚者溺于酒色無所不至，雖寺數千僧數萬，其所行如此，儻其道有福國之理，亦何有一毫之補哉？伏願付其密記，京外七十寺之外，諸寺土地之租永屬軍資，分奴婢屬於諸司。”王從之。如是李朝已排佛先從經濟上窮迫寺刹爲第一著手也。王注心興隆儒學，其三年（明永樂元年），慮書籍之鮮少不能博觀，命置鑄字所鑄銅字，以活字數十萬刊行書籍，又始行幸學謁聖之禮。

就當時鑄字，《筆苑雜記》所記如下：

太宗始作鑄字，模樣有未盡善。歲庚子，世宗命李蕤，以中國善書字樣改鑄，比舊尤精，是謂庚子字。甲寅，世宗命爲善陰陽字樣改鑄，極爲精致，是謂甲寅字。庚子字小而甲寅字大，其所印書冊極好。世宗末年，用瑢所書樣及姜希所書字樣改鑄，其所印書冊，漸不如舊。今則銅字盡爲工匠所盜，而兼用木字，字之大小生熟不同，行列不齊。（《筆苑雜記》一，第256頁）

六年（永樂四年），因議政府之啓請，限制



寺刹，定曹溪宗、總持宗合七十寺，天台疏字宗、法事宗合四十三寺，華嚴宗、道門宗合四十三寺，慈恩宗三十六寺，中道宗、神印宗合三十寺，南山寺、始興宗各十寺。（《朝鮮佛教通史》所引《太宗實錄》）

又當明成祖帝，遣使從濟州迎銅佛。王云，藩國禍福，不在銅佛，竟不肯拜佛。《慵齋叢話》云：

我國崇奉佛教久矣。新羅故都招提多于閭閻，松都亦然，王宮甲第，皆與佛宇相連。王與後宮，詣寺燒香無虛月，設八關燃燈大禮，皆依于佛。王之第一子爲太子，第二子則削髮爲僧，雖儒林名士，亦皆效之。寺刹皆有藏獲，多者或至千百，爲住持者，或擁婢妾，其豪富勝于公卿。置十二宗，以掌釋教，僧多封君闕除者。至我太宗，革十二宗祇置兩宗，盡革寺社之田，然遺風未殄，士大夫爲其親屬皆設齋，又設法筵于殯堂，行忌祭者，必邀僧飯之。亦有詩僧，與晉紳相唱酬者頗多，儒生讀書者皆上寺，雖或有壞瓦畫墁之弊，而儒釋相賴者亦不少。至世廟（譯者案，疑“宗”）朝極矣，僧徒雜于村落，雖有淫暴，人不得詰，朝官守令亦不得抗，至有賴僧蔭而獲利者，大學士獻佛骨要恩寵，士林不甚驚怪。自成宗嚴立度僧之禁，不許給帖，由是城中僧徒勘少，內外寺刹皆空，士族無設齋飯僧者。（《慵齋叢話》卷八，第170頁）

然而禪、教二宗之制，非始于太宗王，世宗王時有之，所謂十二宗亦未明也。



第七節 太祖之排佛 王之十年（永樂八年），爲太祖追福，于興德寺轉《大般若經》。十二年，建開慶寺，資其菩提，于海印寺印大藏經納之，是其太宗一代中所爲惟一之佛事乎。十三年，歲旱薦至，承政院乃請集僧禱雨，王曰：“從古水旱之災皆人君否德所招，今集僧巫禱雨，乃無愧乎，予以爲罷祈禱，盡罷人事可也。予粗讀聖經，知僧巫之誕妄，今却托愚僧希天澤可乎？”金汝知曰：“雖非古昔聖王之正道，舉祈禱亦古事也，今集僧供辦具備，從俗行之似無害。”王曰：“旱極必雨，若雨，即人必以爲釋氏之力，此後，卿等勿又論佛。”

太宗之妃薨，因故事于殯殿設法席。王曰：“方妃之病，祈佛求生無所不至，竟無應驗，且性不好佛，故不欲爲佛事。”又改山陵之傍建舍之舊例曰：“山陵乃予百歲後所往之地，令緇徒近吾傍，吾心豈安哉？”《慵齋叢話》云：

陵室之傍有齋舍，自昔然也，如健元陵（太祖）、顯陵（文宗）有開慶寺，齊陵（神懿皇后）有衍慶寺，厚陵（定宗）有興教寺，光陵（世祖）有奉先寺，敬陵（德宗）、昌陵（睿宗）有正因寺，遷英陵（世宗）于驪州，改神勒寺爲報恩寺，以爲齋社，獨獻陵（太宗）無社，蓋因太宗遺教也。士大夫亦于墓傍作齋庵。（《慵齋叢話》卷二，第43頁）

太宗時，高麗遺臣有守夷齋之操者。全羅南道《佛護寺元禎國師事迹》略云，國師之先世，世仕麗朝至顯官，俗姓曹，諱漢龍。高麗恭愍王四年乙未，擢甲科，麗亡後，出家稱洗染，書“忠臣不事二君”六字于衣帶間，與高麗之舊世徐甄隱衿川。甄賦詩云：

千載神都隔渺茫，忠良濟濟佐明王，

統三爲一功何在，祇恨前朝業不長。

龍和之云：

天地人事兩茫茫，更向那邊拜聖王，

莫道此間真趣寡，山高高處水聲長。

臺官欲治之，王曰：“伯夷之流，何必治之？”一日，歸見其母，母始知其爲僧，泣曰：“汝雖爲前朝之忠臣，今汝母尚在，忍能剃髮而不念父母之遺體耶，家門滅矣，吾誰依焉？”龍跪拜謝曰：“生爲臣子，已爲不忠之臣，亦爲不孝之子，其罪甚矣。與其不忠而又爲不孝，孰若不忠而獨能奉母之旨乎？”于是蓄髮，正其衣帶而入京，承旨爲官拜參議。以母老乞歸鄉，母沒，三年致孝。又三年後，逃于伽耶山，一衣一鉢游四方，至南平佛會寺，重建之。有詩：

千年王業一朝塵，白首孤臣淚滿巾，

借問首陽何處在，吐涵明月自相親。

以示不事二姓之志。後改名元禎，赴京，王曰：“汝胡名僧也。”元禎曰：“吾乃老佛道也。”王命賦詩，禎應聲曰：

謫下人間八十秋，無情白髮已盈頭，

乾坤有恨家何在，日月生輝世更休。

東出嶺邊皆觸感，南歸湖上足消愁，

君王莫道爲僧苦，不肖孤臣髮不留。

王嘉其意，施物，賜號清閑。太宗十三年，住于和順之萬淵洞佛護寺。十四年入寂。元禎似爲名道衍國師者之資，故道衍國師《影禎文》云我道衍先師。禎以篤孝知，故于鳳凰山下建孝子碑，太宗賜“鮮忠麗孝”四字，刻之碑陰。



第四編

禪教衰頹之時代



第二章 排佛之氣勢與涵虛堂之玄風

至世宗之代，合佛教七宗爲禪、教兩宗，以減少其勢力，儒生之憎嫉佛教者，請斬僧者有之。方排佛之氣勢益熾然之時，振作玄風者爲涵虛得通，通所唱道，雖不過禪、淨之混合。其中純禪之妙旨在，有砂中拾金之感。

第一節 禪、教二宗之制 第四主世宗王（自明永樂十七年，稱光天皇應永二十六年，公元 1419 年，至同景泰元年，後花園天皇寶德二年，同公元 1420 年），乃太宗之第三子。王躬講究經史。二年，始置集賢殿，選文學之士十三人充之，專任文翰，討論古今。三年，以王子珀爲王世子，令儒服入大學謁聖，以爲立太子之定式。同年秋，設大法會，請沙門得通追薦母后之冥福，又舊例每歲之初遣人祈福于佛宇、山川，謂之年終還願，王命罷之。四年（永樂二十年），罷經行。經行是春秋仲月令僧徒誦《般若經》，鳴螺執幡蓋香火前導，巡行街巷而禳灾厄也。六年（永樂二十二年），禮曹啓云：

釋氏之道，禪、教而已。厥後，正宗旁傳，各以所業，分而爲七宗，傳誤承訛，源遠末益分，實有愧于其師之道。且中外多建寺社，分屬各宗，其數猥多，縑流四散，曠廢莫居，修葺不繼，漸致頹敗，乞以曹溪、天台、總南三宗合爲禪宗，華嚴、慈恩、中神、始興四宗合爲教宗，選中外堪寓僧徒之處，量宜置三十六寺，分隸兩宗，優給田地……仍革僧錄司，以京中興天寺，爲禪宗



都會所，興德寺爲教宗都會所。揀取年分俱高者，以爲兩宗行首掌務，令察僧中之事。于是減七宗爲禪、教兩宗，以三十六寺分隸之，付屬田地，加增結數，廢僧隸司，以其所屬奴婢三百八十四口，分給禪、教兩宗。（《朝鮮佛教通史》上編，第388—389頁）

八年，設讀書堂，選文臣之年少有才行者令爲學。十九年，太學生等上疏，請斬天台宗僧行乎，時行乎以王旨重興天寺，大聚僧徒，服勞役者六百有餘人，新受度牒者，一歲至數萬，民敬之無異懶翁，于是招儒生之憎嫉也。

禮曹之啓曰七宗，天台、總南、曹溪、華嚴、慈恩、中神、始興是也。朝鮮之初有十一宗，太宗時合爲七宗，李能和氏云：

高麗之五教兩宗，傳至朝鮮，何又忽變而爲曹溪、總持、天台疏字、天台法事、華嚴、道門、慈恩、中道、神印、南山、始興等十一宗……朝鮮太宗六年或七年，中道宗（即八不中道之三論法性宗也）、神印宗（結印密宗）合爲中神宗……總持宗（總持陀羅尼也，疑即真言宗）、南山宗（律宗）合爲總南宗……天台疏字宗、天台法事宗合爲天台宗，華嚴宗、道門宗合爲華嚴宗。（《朝鮮佛教通史》下編，第479頁）

如是太宗時合十一宗爲七宗，今又合七宗爲二宗，以減殺其勢力也。

第二節 關於五教二宗之異說 高麗之時，既有五教二宗名稱。李能和氏云：

高麗元宗二年六月，設五教法席于內殿……



又十四年夏四月，幸賢聖寺，集五教兩宗僧徒設道場。忠惠王四年秋七月，令五教兩宗，亡寺土田及先代功臣田，屬內庫。

恭愍王五年，王師普愚言于王曰：“若九山統爲一門，重興祖風而五教各以其法弘之，豈不暢哉。”

尚玄（李氏）曰，由是觀之，五教兩宗始見于高麗元宗時代，是在大覺國師立天台宗，普照國師創曹溪社之以後也……然則元宗以後稱五教者，疑即戒律宗、法相宗、法性宗、圓融宗、天台宗是也。稱兩宗者，疑即禪寂宗、曹溪宗是也。

（《朝鮮佛教通史》下編，第477—479頁）

然而金包光氏破之云：

朝鮮宗派，大覺國師前有五教九山，大覺國師後有五教兩宗，對於五教九山及五教兩宗論者非無異說，今欲依現于歷史上先後述之。依高麗宣宗元年普濟寺僧貞雙等之奏“九山門參學徒請依進士例，三年一試從之”，則大覺國師入唐（宋）前可認證世上既傳九山之名。兩宗名稱，據高麗康宗二年立《華嚴寺靜覺國師碑銘》中云：“凡于兩宗之教，求可以承當大任者無出師右”，未見有先之者，以是可推想至大覺國師墓志創立天台宗以後，世上始出現兩宗名稱。然則以《大覺國師墓志銘》中所見六宗“戒律宗、法相宗、涅槃宗、法性宗、圓融宗、禪寂宗”謂爲五教九山爲妥。就中一禪寂宗，內別則爲九山，總名九山則爲一禪寂宗，故五教九山得改稱謂五教一禪，



第四編 禪教衰頹之時代

如是大覺禪師以前有五教一宗，至國師更增加天台宗而變爲五教兩宗，同時改稱禪寂宗爲曹溪宗者自然之勢也。然則合曹溪宗與天台宗合而稱爲兩宗，論者以爲法性、法相、圓融、戒律加天台可稱五教，如天台謂爲教宗雖無不可，依天台宗僧侶所受持之法階，則天台非教宗，而確然爲禪宗。麗朝時代，禪教各宗僧侶之法階，劃然相異不可混同，教宗僧侶必授以大德大師、重大師、三重大師、首座僧統；禪宗僧侶必授以大德大師、重大師、三重一大師、禪師、大禪師，是確乎不變之法也。案大覺國師之始開天台宗大選，入格者國清寺住持教雄之法階。睿宗十五年拜禪師。仁宗十三年升進大禪師，此天台之爲禪宗之明證者也，何得以天台參入五教哉？論者又以爲禪寂宗爲在來之九山門，曹溪宗係牧牛子所創立，故合禪寂、曹溪爲兩宗，是似混同宗名與山名者。試考《松廣寺世代住持之碑》文，曹溪山雖記第何世，曹溪宗無記第何世者，加之，高麗明宗二十年（二年之說乎），《坦然禪師碑額》記“高麗國曹溪宗掘山下斷俗寺大覽國師之碑”，然則足知牧牛子改松廣山。改稱曹溪山從神宗二年，二十八年前已世傳曹溪宗之名。又《三國遺事》有“曹溪宗迦智山下麟角寺住持圓鏡冲照大禪師一然撰”，然則與牧牛子門派不同之迦智山派亦用曹溪宗名稱，何以後進牧牛子它宗名冠于先進坦然禪師之碑額，豈有時梵日後孫牧牛子之宗名傳布于迦智山門派一然禪師之理？是故如余之見，由來禪寂